



读·品·悟®

与文学名家对话
中国当代获奖作家
作品联展

高长梅 王培静 主编

幸福的关键词

韩昌盛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幸福的 关键词

韩昌盛 著

主编 高长梅 王培静

与文学名家对话 · 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的关键词 / 韩昌盛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3.7

(与文学名家对话: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 高长梅,
王培静主编)

ISBN 978-7-5511-1696-1

I. 幸… II. 韩… III. 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2215 号

丛 书 名: 与文学名家对话: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主 编: 高长梅 王培静

书 名: **幸福的关键词**

作 者: 韩昌盛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于怀新

责任校对: 齐 欣

特约编辑: 李文生

全案设计: 北京九洲鼎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 / 32 / 24 / 28 / 29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北京兰星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00 1/16

字 数: 115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1696-1

定 价: 23.9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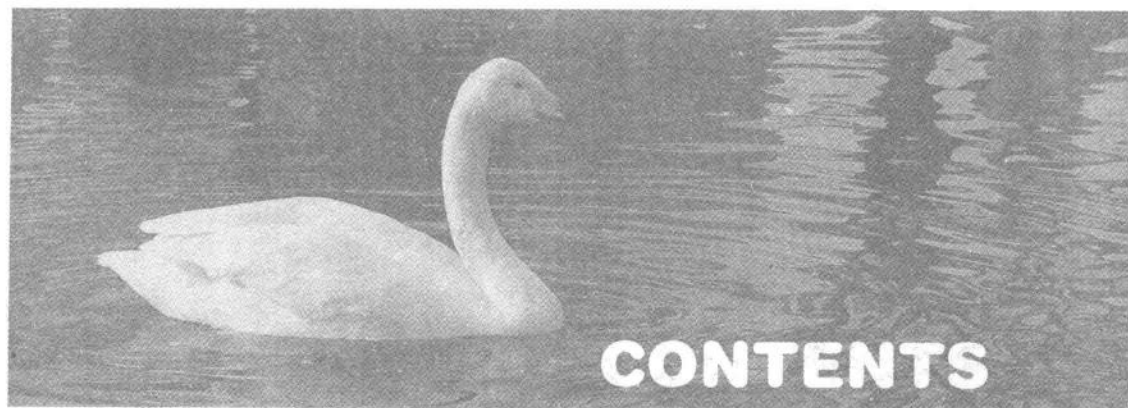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沿着一条路走

印象	002
杨集街	004
今年	011
泗县走廊	013
沿着一条路走	022
院门	024
从杨集到大韩	027



第二辑 每一片叶都会跳舞

父亲帮我看房子 032

父亲，在门外 034

南瓜饼 036

葱和蒜的味道 038

手机号码 039

每一片叶都会跳舞 0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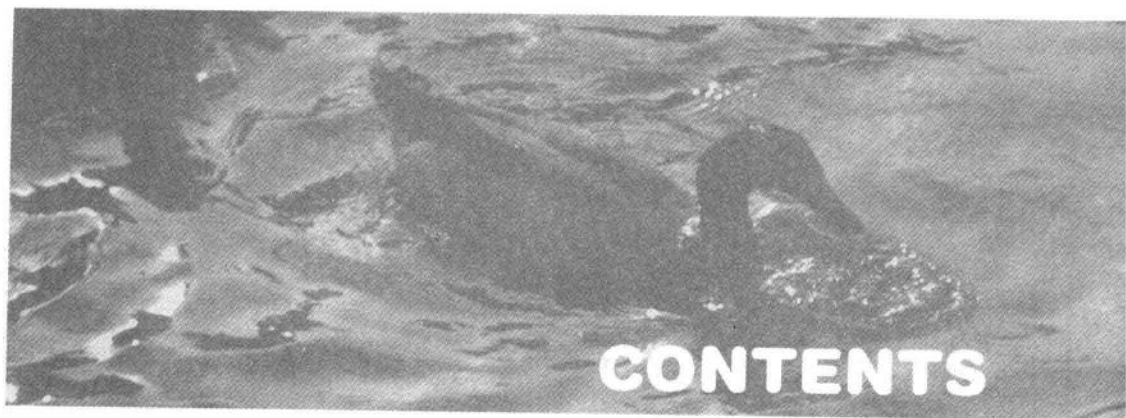
16 岁的盛宴 047



CONTENTS

第三辑 最勇敢的孩子

谁听过那首《栀子花开》	052
上海真大	055
鸡蛋茶	058
班主任	060
记得	064
微笑，是一条河流	068
芹菜	072
最勇敢的孩子	074
梦想和大地一样肥沃宽广	076



第四辑 飘扬的床单

从空而降的礼物	080
阿啊同学	085
飞落的诗稿	090
飘扬的床单	092
小包	094





CONTENTS

第五辑 那些温暖的地方

脚步	098
幸福的关键词	100
那些温暖的地方	104
与冬天有关	107
旧历新年	111
向上或者向下	113
面对一棵树	118



很远很远的远方	121
深入夏天	126
季节剥落的声音	129
幸福是一只鹅	132
经过一座山	134
不要忘记和一只猫说话	137
路上	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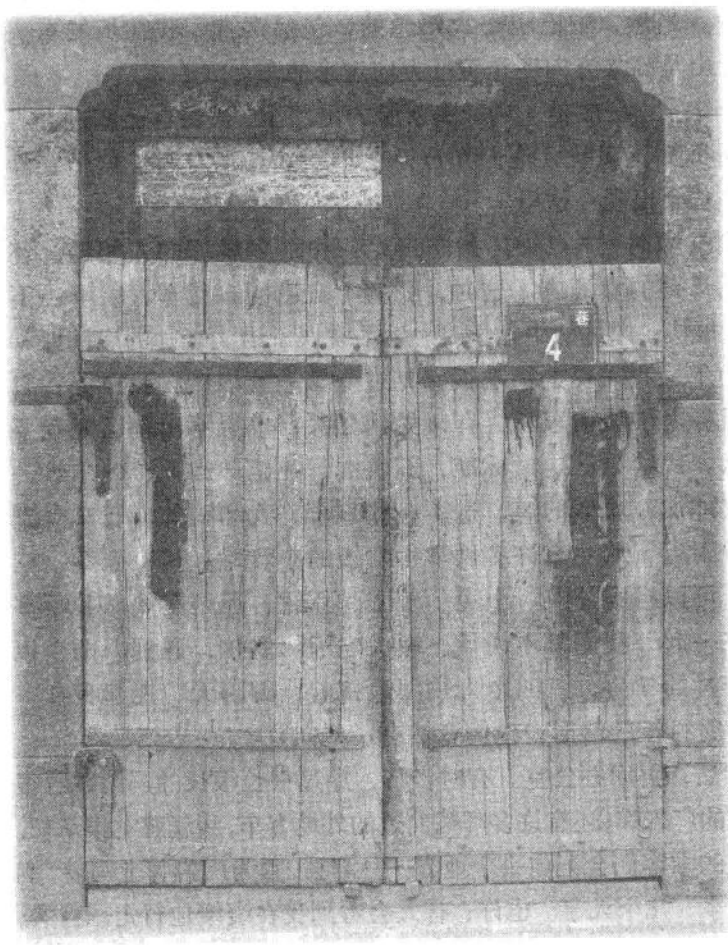


第

一

辑

沿着一条路走





这一年，印象与行走有关。

早晨，我站在一条小街上。小街是我熟悉的小街，我可以准确无误地指出某一栋楼房的前身，一片洼地，或者一个单位的宿舍。当然，中巴也是我熟悉的，包括声音。我在街的东头就能听出是高集方向还是黄圩方向过来的车。

车来了。一般是一辆灰头灰脸的出租车，我将自己塞进去。很多司机都认识我，他们知道，在早晨6点半左右，这个安静的乘客总会出现在这里。

到县城时，7点钟。我向东走，和很多晨练的人相遇，还会遇见买菜的女同志。这时，我骑上自己的自行车，一下一下蹬着，很快，像是初中上学时，生怕耽误了语文老师的晨读课。

中午，我需要上街吃饭。晃过一家一家饭店，我在寻找自己的目标。中城街很长，有时晃到尽头，也想不出自己究竟要吃什么。我给自己定过标准，五块钱，一碗羊肉面，偶尔炒一个素菜外加一块钱的馍。过了一些日子，我和我的自行车晃到了一中附近，那儿有许多供学生吃饭的小食堂。炒一碟菜，三块钱，可以搭配芹菜、土豆、千张、豆饼，还是三块。和很多学生在一起，我们都不说话，埋头吃饭。偶尔，遇到一两个以前我带过的学生，三四个人热闹地挤着，聊聊天。说起我在一中上学时打饭的情形，他们竟然有一些向往。

然后，再回办公室。有时步行，穿过很长很长的马路，看很高很高的广告牌，还有许多呼啸而过的外地客车，我就感觉很亲切。客车上的乘客们会记住一个地方——泗县，因为广告牌上写着“泗州戏之乡”几个大字。也许，有人会看到我在缓缓地行走。当然，



他们记不住我，我和路边的树、野草、铁栅栏一起，在速度中都被忽视了。

不被忽视的是下午。我记着时间，到车站坐车。我将自行车蹬得飞快，飞快地掠过两旁的灯火，那是这个城市晚上的漂流瓶。饭店、超市、歌厅，它们都在尽情地释放，吸引着人们。可是，与我无关。我要穿过下班的人群，穿过饭店门口的车流，赶到那个小小的院子，寻找一辆标记是黄圩的班车。车在，就好。挤进去，站着。车不在，我就联系小街上的出租车——站在国道边，顶着满眼的灯光，等候那辆灰头灰脸的出租。当然，很亲切，看到它，我知道，我可以回家了。

有时候，不需要回家。是星期天，妻子和女儿到城里来。我们住在一个10平方米的储藏室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三个板凳。我们围在一起吃饭。不吃饭时，就出来，在小区里行走，或者到楼上看看。那里有扇门，打开它，就是我们将来的住所。我不习惯于这么空旷的房子。经常有一些工人在里面涂涂抹抹，而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到街上去买各种各样的物品：比如水泥，我知道是270块钱一吨；比如开关，12块钱一个，不算好，也不算坏。我在大街上行走的时候，不说话，攒足了劲，进商店和老板砍价。从店里出来，我会扛着两根水管，或者一圈电线，穿过城市，交给工人。

我喜欢这样的日子，来来去去，我就和小城熟悉了，只是不喜欢房子里的“流行”，比如，我想在卫生间里装一口水缸，用剖开的葫芦水瓢，还想在餐厅里放一张矮矮的桌子，添上七八个凳子，我们可以像小时候一样坐着吃饭。

但是，很多人笑我，说我没有走出农村半步。这是真的。星期日的下午，我们一家三口穿过半个城市，到那个小小的车站，寻找一辆标记为黄圩的车，坐上，回到小街去。那里，我们生活了15年。小街后面是老家，那里，我住了20年。可是，仿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

第一辑

沿着一条路走



杨集街

车站

曾经有一个车站，两间房子，一间商店。一个矮矮的妇人挟着铁夹子走上车卖票。

等车的人可以坐，坐在商店门前，坐不住，就买烟抽，或者买一两毛钱的小食品，咀嚼着打发时间，借机问一下车到的时辰。那个甜甜的妇人会看着墙上的挂钟，告诉他们还有几分钟。我也问过一次，上高中时，替班主任家割麦子，骑车返回城时雨太大，睁不开眼，就在这车站里躲雨。我们数了身上的钱，够坐车的，就问商店老板车来的时间。老板看看我们，说他们不带自行车。我们站在屋檐下，愣了很久。

公家的班线很快停止了。私人的客车一个接一个跑了过来，从黄圩经杨集到县城的客车有37辆。于是商店的生意很好，卖水，卖袋装的食品和冰棒，好像还有晕车药、治烂脚丫的膏贴，都放在柜台上。里面添了一台电视机，老是放中央一套的节目。我就坐在板凳上等，看着附近的房子一间间盖起来，说是统一规划了。

车站就被规划掉了，剩下一片空地。东西的大街，南北的县道，交汇在一起，没有遮风挡雨的亭子，但人们还是习惯叫车站。客车到达时，总是要停七八分钟。女老板从车窗伸出头来，用手搭起凉篷向街里远望。座位上的人急了，催走，老板就理直气壮地说：“这是车站”。

的确，今年，交通局在这儿建了一个停车亭，有护栏，还



有座位和一片水泥地。客车的售票员会发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杨集到泗县，五元。售票员说，过了车站，往北一步就是六元。我信。车站往南，去县城，越来越近，往北，越来越远。

邮 政 所

邮政所换了不少位置，先是在粮站，又在乡政府对面，再换到小学的西面，直到现在的食品站西侧，据说，都是租别人的房子。因此，我常常在街上遇到前来汇款的大爷，到处询问邮局在什么地方。

所长也经常换。我来杨集工作时，邮政所的所长姓彭，个子不高，很和气，业余时间喜欢打鱼，邮政所移到粮站以后，所长姓朱，白白净净的，可以让我到里面看投递员分报纸。朱所长将邮政所搬到乡政府对面时建了一个院子，当作办公用房。后来电信和邮政分家，邮政所搬到了小学的西面，调来了一个姓赵的所长，对我很客气，经常探讨孩子学习的事。他的孩子很努力，趴在柜台上写作业，字也很工整。大概是离家远的原因，赵所长很快就调走了，接替他的是一个姓彭的小伙子。我去取报纸时，看到很久以前的彭所长站在柜台里面，对着小彭所长指指点点。我才知道，他们是父子关系，小彭所长和我年纪相仿，对我很热情，总是谦恭地笑，抬起头来，告诉我又有一张汇款单了。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为了汇款单。邮政所和学校很近，我订了很多报纸和杂志，《散文》、《随笔》、《小小说选刊》和一些晚报，怕送到学校会被别人拿去看。于是，我天天傍晚到邮局拿。小杨是个老邮递员，个子矮矮的，很和气，看到我就去拿报纸，有时找出两封信，多半是杂志社或者毕业的学生寄来的。然后，我们聊天，深深浅浅地聊，聊我的稿费，聊他

的工作。小杨便笑，指着高高矮矮的货物笑。

其实，我很早就注意到了，柜台外面是成堆的化肥，还有酒、卫生纸，像一个杂货店。小杨说这是物流，有任务。我便不说话，看报纸，一个字一个地字看。看完了，准备走回去。偶尔遇到两个学生来寄信，很神秘的样子，不会写邮编，地址好像写反了，换了一个信封，再写，封口，粘邮票，动作并不熟练。我指导过一两次，大多看着他们快乐地改来改去。毕竟，有人写信，让人高兴。

菜市街

菜市街原来在派出所门口。因为只有派出所门口是水泥路，下雨天上街不会带太多的泥水。后来换了一个领导，认认真真地将两条主街都铺成了水泥路，于是菜市街又重新定位在南北街。

南头是鱼市，一个绰号叫大傻的中年人长期在那里卖鱼。也有别人，规模没有大傻大，所以经常会竞价。我遇到过几次，大傻蹲在车上，抽烟，高声喊，两块三一斤。西边的矮个子老板站在地上，喊，两块二。大傻端起了网罩，兜起十几条活蹦乱跳的鱼，像一个英勇的战士一样——两块钱一斤。这场价格战最终以一块钱一斤作了结局，胜者自然是大傻。因为大傻直接从洪泽湖批发鱼，有底气。这样的事并不多，因此，鱼市上只能听到大傻的粗嗓门：“两块九一斤，少了不卖。”鱼摊旁，围着许多提着塑料袋的人，等着大傻往下倒鱼。靠近十字街是猪肉架，四个油光光的架子也很热闹。油腻腻的屠户，将刀蹭蹭，问你买什么样的肉。妇女精明，指定要哪一个部位，而且不依不饶，坚持多要一些瘦肉。屠户生气了，说以后不卖给你这样的妇女。妇女便高兴，买到一块好肉，心满意足。我只往西北



角的架子去，只说10块钱，尽量好一些。肉确实好。他告诉我，不论你怎么讲、吵，我们的刀是有路线的，保证一扇肉搭配卖完。其实，他们卖得很快，10点左右就都卖完了。后来，我还知道，他们都属于食品站，合伙经营。

往北是青菜区，什么都有。摊子往往堵住路，这些是小贩子。占常摊的人后面都有一个筐，或者一辆车。我买过几次菜，跑了两三遍，发现价格悬殊不少，比如青椒，南街四块，北街三块。有一个早晨，我去得很早，发现了其中的秘密，有大车的人把货拉来，街上的闲人，往往是一些妇女，便去批发一两筐，再拿去卖，她们的价当然高。所以，我再去买菜时，只往有大车的摊位去，如果能省下一些钱，心里就更愉快一些。

菜市街上市早，罢市快。10点左右，便有商贩撤退，坚持的便是本街的人，和一些从菜园地收获上来的农人。我喜欢后类，他们不是贩子，菜的质量更好，比如萝卜、白菜、茄子，颜色正，只是价格稍贵一些。

去得多了，熟面孔就多。先是学生的家长，后来是毕业的学生，卖干货，卖卤菜，互相点头，客气着叫我拿菜。我也拿，给钱，他们推让着。时间长了，也不推让，拿了，偶尔让五毛钱，感觉很舒服。但是我上街次数少，只有星期天和假日，其余都是妻子上街，她会挑拣着买。我们对比过，她买的菜更新鲜，好看得多。

有两次，我跑到街上，专拣新鲜的买，结果，价太高。妻子笑着说，你没有深入进去，当然买不到好菜。这是真的。大多数时候，我看到菜市街的西面那个卖音像制品的商店，正播放着泗州戏，比二人转要好听些。店门外，有二三十个老年人，蹲着，出神地听，他们身上好像也有我的影子，30年后，我也这样幸福地听着小调。这时，前后都有人催我，快走。我听到了，拎着一篮子菜，穿过拥挤的人流，向学校走去。

粮 站

粮站在杨集街的最东头，有非常大的一个院子。

刚到杨集工作时，我去粮站卖粮食，看见两排高大的仓库，连片的水泥地，还有飘着香味的食堂，心生羡慕。于是，我经常去逛，又发现一口小小的池塘，水清而静。在院子的西北角，还有高大的松树、白杨树和几棵叫不出名的杂树，成了一个小小的树林，有些意境。

上了年纪的老人说，粮站的地址曾经是二郎神庙，香火很旺。我再去时，果然找到一些庙的痕迹。西面地势高，是庙基，北面的树林里有散落的砖块，有些年头。开出租车的家振说二郎神庙很有名气，据说徐州都有人来烧香，可惜在“破四旧”时给破坏了。

不过，很少有人想起二郎神庙。粮站曾经很忙，不停地收粮食，水泥地上晒着粮食，仓库里插着长长的透气杆，非常壮观。院子里经常有三轮车、四轮机，还能看到毛驴车、大大小小的蛇皮口袋。关于价格的此起彼伏的争论声，工作人员长长的粮签，在阳光下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我曾经想象过清明上河图的热闹，这里该是小小的一角，忙碌着，真实着。

后来，就安静下来。有时，早晨，会聚集几百个老年人，听一个外地口音的男子宣传某种包治百病的药品。除此之外，就是安静。院子里住家也很少，只有两户人家，两排房子，几只母鸡悠闲地在大院里寻找食物。

今年，院子南面沿街的地方开发成了商品房，东面的场地租给人开了一家面粉厂。机器轰隆，院子里又一次热闹起来。据说，开发商品房时，挖出不少铜钱，清朝康熙年间的，会是